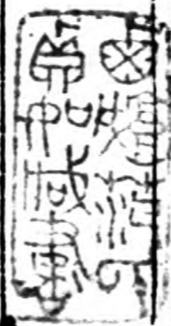


記



唐

石壁禪寺甘露義壇碑



尙書司封員外郎賜緋魚袋 李逢吉

唐有天下仁聖奕葉文武重光憲章於古損益以  
正革去雜霸煽揚淳風於二皇三代有全德於周  
公孔父無違命獨以空門金人之教精淨叶於天  
綱孝慈禪於人紀考之經義則不特施之帝典而  
可大式克惇尙許其踐修於是人知崇奉家有清

信空法匠於衆區真經伴於墳籍則道斯備矣凡  
彼列刹布於列郡而我三壇角於三都在西都曰  
靈感壇在東都曰會善壇在北都曰甘露壇在惟  
適道之通軌歸心之真宅甘露壇在府之交城縣  
石壁寺清淨大苾芻慎微稽謀之初欽若佛旨日  
將漸位地是繫禁戒惟厥授受必資壇場不嚴重  
何以肅凡心不精願罔克廻聖鑑不宏闡曷足流  
大化不砥礪莫有就靈功且欲以齊二京之宏觀  
補是邦之闕典乃銳其戮力誓之以死蘄於高貲

即彼崇信入貨者彼委就役者子來掘及九泉實  
以香土築之三層布以貞礎殫山水之勝極釜木  
之工功費鉅萬瓌竒莫二自貞元癸酉歲暨丁丑  
歲而能事畢是歲有事於靈壇凡數郡之內碩學  
舊德顧蒙之師大和會凡千里之外激節齋志去  
家之徒駿奔走自四月八日至廿四日而法會罷  
俾夫來者宿殖遽生聚舊汗涓涓滌恒性鎮有守  
婁見寢不作至靈加之易外境汨之難精誠歆以  
交感凡聖忽其相接懽聲喜氣被於山谷休譽令

儀播乎宇宙其大哉茲至道妙曠之無量無邊其  
魄見於事者可畧而紀昔應身示滅像教爰布輪  
旣三轉趨之不一而於別道俗攝持身口莫疾於  
尸羅近世之弊主者有經費求者必執費旣叨憤  
而有交利之患顧怠惰而無與進之心則中途而  
北者十四五而大化斯盡矧或師未善教而法禁  
廢弛事鮮成命而去取溷淆懿夫弘濟爲心周給  
於衆則人以勸廷辯其能詳定其要則事有倫五  
載而一會使人跂之也萬衆而無擇使人趣之也

謂東漢感夢以還釋流傳授未有盛於此者故自  
興作每多符應巨功方牛景甚清霽甘露垂珠於  
艸樹者三日以旌美志緇素同觀大衆日集時屬  
早曠靈泉湧溜於山澗者數所以辦禮食賓主咸  
賴由是節度觀察使禮部尙書李公以文武中肅  
休勲懿行而志尙營道監軍使以勤敏寬仁長材  
曠度而性惟與善相與叶心同德表請錫名曰甘  
露無碍義壇且又降之素書用嘉褒美出其清俸  
以爲賜予斯足以駭見聞而洽謠誦矣夫弘道設

教得其人而後行前志又云天時不如地利禪師  
本姓齊氏薊人也姜水舊族漁陽德門界襲軒冕  
夙彰行義脫屣代祿奉身高驥初隸名本郡憫患  
寺窮修多之藏窵毗尼之學演律爲奧主傳戒爲  
常師了法之無任遊方而至止因感父德先后聆  
神鍾勸仁祠之勳嘉道緯大士精脩禪觀躋淨界  
之風而峯壑崇遠林泉詭異據全晉之右壤面與  
王之舊京宜作聖域以嚴佛事亦旣經始於焉肆  
勤綱維及寺之耆艾上首等率能奉法以慎身觀

妙以成性用克佐佑誕臻厥成則又知濟行勝概  
之若此雖欲勿坦爲宏圖而莫可已於是緇流俊  
賢縉紳諸儒洎清信士女百千人俱議欲刻石以  
存不朽弟子逢吉用六經之餘雅修無生而亦窺  
龍宮之秘故得以盛朝君臣之至化空門聖賢之  
妙道合而爲頌以簡於後其辭曰釋氏之宗泊乎  
無爲生殖光大衆妙攸依道號無涯智不得知誕  
設炯戒揭其洪規亦旣潤色爲之羽儀乃睠後賢  
異代如期持律之士若優波離能以厥躬爲衆元

龜亮直端潔宜作之師在法末流典制寢隳忘味  
輟寢誓志興衰乃經斯壇究盡瑰竒赴者如市來  
其如歸靈泉川流膏露珠垂佛日在正赤乎增輝  
穆穆聖君唐虞同時端拱思道而人畢隨京邑有  
三壇乎如之越有大賢鎮安朔陞請錫嘉名用光  
於茲旣賜予矣褒之以詞緬懷玄猷祇率皇威顯  
允都政貞清道機萬有千年燁洪耀於斯元和八  
年三月十九日

尙書李公造華嚴三會普光明殿功德碑

宣德郎前太常寺協律郎雲騎尉扶風支高  
字好古撰并書及篆額 常山閩李曾鐫字

○象至高山位表陰陽之度佛乘最妙四諦斷生  
滅之疑猶患愛水○流耶山蔽日是用拯群溺於  
習坎殖智牙於○○○○○○○○○之  
以○律不求○寶自得衣珠至若○義滿至之玄  
言真空妙有之大道爲三藏百法之長其惟華嚴  
道場者歟此萬封○○○○○○○○○則

○河東節度觀察之度營田等處置使北都留守

銀青光祿大夫檢核禮部尙書兼御史大夫太原  
尹上柱國龍西○○○○○○○○李公  
說之所營建也 我尙書捧日天枝干霄

帝緒勲逾稷卨德邁蕭曹明鏡懸臺何○○○  
○○○○○○○○○○况復詞鋒崑陽春之  
華仁德同愛日之煦是則九層○柱萬里長城聲  
政聞乎 王庭謳歌溢於塞下若興土○○○

○○○○之梯航旃隨○○稗子童孫家至聽法  
增上暢之匹夫匹婦比屋該立鳳苑龍城多新戶

牖 豐宮 沛寢倍荐華香故得○○○○

○○○○親施祿俸○○人天證知存沒沾被上

棟下宇構輪奐之福庭或丹或青赫莊嚴於梵域  
自然膺舟楫之望入鳳凰之池壽比○○○○

○○○○靈翼衛千福○○八座之應戩穀也

粵若內政保於宜家中堂合於進饋佐輔君子以

仁惠慈愛光啟 尙書 夫人有○人樂安

任氏踈通妙性黼藻智牙桃李光於肅邕芝蘭茂

其靜慎贊成 我尙書集此造殿功德者其○

○○夫人之謂歟自然順坤儀○○○○廿之  
道如月之亘森菌桂以馨香如山之容寘大椿之  
壽筭以弘鵲巢之美式佐甘棠之功斯蓋 夫  
人之盛德也普光明殿者卽毘盧○○○○演三  
處再會之法堂也觀夫七處九會之樓臺六峯六  
天之塔廟如瓶沙之苑囿類須達之園林何必瞻  
烏豈○○○彤霄翹○詎滅天台綠樹○○忽疑  
靈鷲南瞻花縣則櫛比開闔北睨晉山迴合杳松  
石此皆 禪師恣心目之所精選也 ○老

聞微妙之跡在菡萏之峯○秉鉞事殷乖於飛蓋  
巡禮乃驟廻轡之札慰沃禪林緘龍藏之經慙勤  
王法初 禪師之肇朕華嚴道場也濫一刹一  
堂○度於七處九會○○於善財也則衆塔星攢  
乎絕頂妙拯於慈氏也乃諸天雲靄於羣峯屬氛  
成樓於上方月輪作殿於下界尊經寶○○殿嫌  
翊○○身窻窻塔○○○○沉之分野廣大鹵  
之有恃而已哉 禪師俗姓元氏法宇道融鳳  
翔天興人也力微皇帝之遠條浚○○○皇帝之

華○外珣竹松內○○○談玄乃香象威儀傳法  
則師子奮迅心學龍樹德邁天親探自在之或珠  
揭無畏之法印貌正滿月目凝明星○○○○○  
寒輟舖救餒志無放○○○跡將禁於下山轉龍  
藏則惟精惟勤禮華嚴則一句一拜其安禪也情  
無散亂其得定也身不動擇也幽明降心○○○  
福地祇藜○而護法山林○○○安八至若神光  
瑞井之休祥梵僧童子之應瑞貓虎曳練以表素  
文字隱石以呈奇異跡孔多此不具載於是○○○

○○○山構成○審曲而勢而工○○○瞻星揆  
日而事集將施夏屋之力果荷大壯之規諒好人  
倂功伴造化以暗會其藏事也庀舂鍾以鳧趁鶴  
躍○○○而電耀雷○叢○戢督以齊○○○梁偃  
蹇以橫亘仰藻井以及照聶鸞鈴而嚮風五色比  
象於其間衆聖列坐嚴其內陽闔瀕洞以○曜陰  
○玲瓏而○○焜煌金石之所粧○諸裕○○○  
○分○香渥淨鴛鴦之瓦雨起青煙寶鈿○璠璃  
之文風搖珮影寒暑隔闌於峻宇日月廻薄於雕



薨目麗譙之○○○干碧落寫○閣○○○篠下憂  
○○○井可以傍窺煙霞可以俯矚寧知非親史  
他之移 ○ 軋闍婆之幻遊暹想像於萬卦第登  
陟於三休豈羨夫崑崙山之九重○○○已哉  
我尙書成茲緝殿必有豐碑且地有靈蹤山稀巨  
石禪師志懷憂念寢處無違乃杖○諦尋隨意墾  
○忽逢○○○中碑材礱之剉之唯除分寸豈○  
禪師之所心致抑 ○ 尙書德感之所至也高智  
漸測海識陋窺天敢罄蕩蕩之詞用伸功德之願

頌曰 ○ ○ 山靈踈峯挾障六天九會併在其上

陰陽助巧造化資匠如有龍鬼岑峯盼蟹若存聖

賢久護明降 其一 ○ ○ ○ 堯化域○有方廣○

來此○○○○○嶢嶸長駟五蔭俯乾三明

彤梯寶階普濟群生 其二 廣殿崇墉迴出烟林繡

楹日通緝瓦雪○寶○真○○○○○旁法

音樹○天籟○○○○○○○峇然勝

輪嵌空彩閣繚繞脚雲梵音難到天聲易聞誰其

建之 八座○○○○○○○有唐貞元

十六年歲在庚辰四月己巳朔十日戊寅建

趙吉士曰呂梁屬交西北界予深入交山踐其  
麓越四十里攀援而躋劉王暉之巔俯覽縣治  
倚山而村者以百數因村而寺者以十數邑之  
險隘巉削備歷之矣予往來其間雖斷碣殘碑  
不窮予心目不止惜文不雅馴無足供人摹勒  
其堪與語者石壁開元片石耳此外卦山稱最  
近郭平野繡錯而茲山崒然起莽蒼之中石逕  
松關處處引勝非復前者所歷徒令人畏邑諸

先達讀書處也邑人有逸興者時携榼而遊焉  
昆盧閣後爲華嚴普光明殿遺趾三石塔猶存  
苟莫考其興廢何代山靈得無笑人乎予躡足  
山岫偶見古碑巋然文字剝蝕者十之三逼而  
讀之尙可意解也考其歲月知創自有唐貞元  
爲尙書李公說所造予按當年回鶻梅錄入貢  
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爭坐次而說不能過河  
東行軍司馬李景畧叱之下堂坐中皆屬目景  
畧而說又爲之不平此公生平平行事固不足爲

後人稱述然貞元迄今幾近千禩此碣固是人  
間舊物且文辭華瞻不失爲一代聲律之體乃  
舊有誌而不載人日游而不知忽然爲予心目  
之所及又安可不急爲表彰以永名山之傳哉  
爰勒于碑陰補入邑乘而爲之文以記時  
康熙庚戌二月朔八日也

元

玄禎觀至德真人記

翰林侍講

王構

師諱志保字德全通真子其自號也出於祁丘程  
氏世業農祖考以隱德著師性稟端潔切不葷食  
不嬉狎稍長儀觀秀偉寡言笑屏居一室翛然有  
離塵之想首謁真定之五嶽觀一老師見其玄機  
超解日用合律勗之曰崇秘嚴科妙宗正化非可  
以淺近期也世之真逸皆有師承今盤山棲雲大  
師闡教燕都遠近趨嚮子盍從之乎乃負笈而往

棲雲延寘席下日奉几丈備服勤勞至於祈薪汲井之役亦所弗憚每升堂演法師必領其緘要棲雲許之爲道統他日所寄旣蒙印可思欲棲神異境歷試諸法白霄都山巖谷深峭人跡之所不及疊石爲龕塊然獨處晝夜不臥久之惟覺天宇泰然神光外映素芒黃氣紛綸膠轄于寥天之域豈非蒙莊所謂昭徹而見獨者歟猛獸時過龕下皆弭耳馴服猶聽命焉白霄之民爨糧邀請往來城市移駐修真舊址未幾遁去時元帥覃公卽却波

西北築奉仙菴一遇便盡素契居歲餘告于公曰立觀度人道家之盛事一物不棄是謂襲明不然雖枯死山林竟何補益于是相與傾困發橐庀工藏事創立元殿翼以東西洞房聖座雲敷分位星列後闢道院構真祠祖東華亞棲雲各依傳緒之次以至齋堂丈室賓館衆寮庫廡庖湏一一完具不侈不陋咸有規制自此道風藹然願受戒錄者項背相望師亦慎于接納或悖於常而弛於習輒斥之戊申掌教真常大宗師給以立禎觀額庚戌

都道錄樊志應薦其名定宗簡平皇帝賜金冠法  
衣仍升額爲大玄禎萬壽宮中統壬戌駙馬高唐  
郡王承制加號曰冲虛清淨至德真人非常之澤  
也師器素閑博靡滯一偏其處事也詳其應物也  
簡不出方丈踰五十年晨香夕燈淡以自守徒衆  
請業左右環侍威儀整肅若官府然及其修明道  
法敷暢玄旨理致深密詞鋒峻拔使聽而受之者  
如遊琅玕之林瓊瑤之室青英絳實璀璨盈目金  
璫玉佩隨取隨得而莫知其極也至於事物之理

悉能究其源而詣其實其奮神葆真之贖占卜推  
測之妙靈飛十二科品之秘心皆了然而不挂于  
口單公父子咸師事之宣慰願齋張公數造其廬  
以爲俗外友鄉舊如總管謝公君寶宣慰謝公仲  
溫總管婁公秀實郝公仲蘭漆君子明又平生之  
莫逆者也以故獨出庸流之上至元庚辰春二月  
九日召門弟子劉志訓付以後事翌日黎明具湯  
沐易冠服枕肱而逝春秋七十有八月餘入歛容  
色如生人以爲尸解云初壬申之秋環步北山近

麓擇一隙地葬棲雲冠履以寓歲時之敬至是志  
訓等舉其蛻宮附於幢側從師志也二十九年季  
冬叅政郝公繼先攜元道明喬道濟齋漆用彰所  
狀師之行實來請銘吾知繼先舊矣乃爲書其始  
末夫道本無形果奚在乎出乎天地之先生乎萬  
物之始芒兮芴兮不見朕兆冲而用之或似不盈  
自軒轅氏陟王屋登崆峒往具茨適東岱尋考真  
源備該衆要其事雖聞其跡罕著自圓元倡爲五  
千餘言指明義真示以軌式後學宗之自成一家  
非有恢詭譎怪之術以爲眩惑者去聖旣遠其流  
滋蔓雜以方術漸喪本源內聖外王之道鬱而不  
彰久矣猗惟道真倬乎其自立也確乎其有守也  
淵乎其問學之不雜也曄乎其英華之著見也邴  
邴乎其合天人而一貫也圾及乎其汰萬物而不  
以爲械也立教有方御衆有條蓋有灼于元元氏  
之遺旨也茲可銘銘曰

混茫一氣

先天地生

元之又元

無象無名

強名曰道

爲而不有

群形橐籥

太元樞紐

元言五千

瓊章綠文

至人相承

受之以神

盤山盤盤

遇波則止

汾流却波

教傳於子

早慕冲寂

游心德和

知所未知

圭璋琢磨

遺不絕物

順不失已

與時翱翔

為道之紀

霍則盈之

枉則直之

外內一致

變而通之

自本自根

善天善老

雲歸王清  
龔石為銘

庭滋瑤草  
以告來裔

大行之麓  
百千其齡

重修廟學記

郝忠恕 邑人

夫道之大原出於天而行於人本之身而達之天

下國家天理民彝於是乎在人性皆善必欲成道

是道匪教不知故聖人敷教而弼之以刑使民為

善而不為惡各明其明德止於至善而止知所謂

道之大如是所謂學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謂道修道之謂教在聖論政以必不得已雖去食

去兵而信不可去蓋謂民之反常雖兵無所用之

雖有粟不可得而食是教所以為教如是其要也

聖朝平天下以聖人之道廣設學校今天下無城  
無學比年設科策士而命之官是取材於學校又  
如是之急也有民社者其敢忽諸冀寧路交城縣  
學始修於大德之壬寅再修於延祐之丙辰越至  
於今三十年棟撓瓦裂垣圯壁穿而兩序尤弊縣  
尹程元直以至正之乙酉清心圖治期年而民遂  
於理且致豐年乃顧清廟實惟本源風化之地而  
弗克修如是之久若謂今復不葺責將誰歸卽謀  
諸同列暨諸吏屬悉捐俸金買材於民顧工僦力

重爲興建自殿而廡堂而齋上棟下宇石堦甃墉  
暨門垣路以陶以鑿以墁以斲以髹以罨易弊補  
闕由內達外煥然更新仍命陶爲祭器極工巧且  
備又築壇於社植垣種樹俾士子風雲遊息與學  
爲家旣畢工告成邑耆宿請記之或曰是役之舉  
繕修之事未及教也何記之有咸曰不然繕修之  
事雖未及於教其教或由是而興與夫昔之漂搖  
乎風雨漫漶乎氛祲其弊且闕者今爲之改觀矣  
神居焉而享凡師生之入得無深警乎其將易其



異時虛延歲月之弊孜孜晨昏勸誨生徒開之以  
道德性命之旨博之以經史子集之文不惟青才以  
待賓興可使邑中之童飽暖逸居者皆有恥之將  
見風移俗易上不負朝廷稽古命祀尊師立教之  
意下之司牧劬躬勤教崇儒重道之心其庶幾乎  
於是縣學教諭賈權作而嘆曰詩不云乎青青子  
衿悠悠我心斯可以懲今而勸後矣請書以爲重  
修廟學記

明

晉大夫狐神新建碑亭記

給事韓祐邑人

春秋時晉大夫姓狐氏諱突葬馬鞍山在交城縣  
北六十里二子毛偃從葬狐氏丘壠在焉神乃却  
坡故城人去太原路八十里卽今交城縣是也考  
諸大明一統誌可見已與交城接境馬鞍山在太  
原境內其理不待較自明矣邦人思大夫之直舍  
生不忘父子之恩臨難不失君臣之節祠而祀之  
蓋有年矣唐長史王及善徙縣山南遺祠縣北屢

有靈驗凡水旱災荒疫癘隨禱輒應廟貌森嚴人心敬畏自有不容已者至趙宋乃封忠惠護國利應侯太祖高皇帝於洪武三年下詔曰凡忠臣烈士前代謚羨之號悉宜革去並依當時初封名爵稱之遵定制也歲時於中元節日俗以神誕鄉人報賽視昔有加永樂間加香燭價米三石六斗爲血食之資有司於是日祭賀祭法曰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神之殺身本爲國也生而正直死而感

通無愧於祭法之數者矣予稽之經訂之史驗之傳考之古誌自成王封弟叔虞爲唐國南有晉水至于子燮改號曰晉下逮獻公伐戎得驪姬寵愛之生奚齊公有子九人世子申生夷吾有賢行驪姬欲立巳子譖世子申生與優施二五嬖圖之伺其隙其言僅十年而事乃就始則譽申生之賢而指公之惡汝旣則驗申生之得衆而惧公以行疆終則致毒於胙而取信於公奪慈忍愛獻公其驪姬之譖使申生自殺於新城國人憐其無罪屋

而祭之姬又譖二子以故重耳夷吾出亡毛偃與  
趙盾介子推輦奉公子奔蒲獻公使宦者趨殺重  
耳踰垣而走斬其衣裾遂奔於狄獻公卒春秋曰  
晉侯殺世子申生書晉侯惡其用讒名申生斥其  
闇父大夫荀息以獻公之命輔奚齊而立之大夫  
里克殺奚齊又立奚齊之弟卓子并殺驪姬繆公  
知奚齊輦俱死以兵護送夷吾歸國而立之是爲  
惠公大待忌里克毛偃輦幽明錄云一日狐突下  
鄉遇世子申生於路呼與同車而載語突曰夷吾

無禮吾請上帝將晉國與秦狐突對曰臣聞不享  
非其宗君祀無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日諾吾將  
復請於上帝言訖不見乃惠侯卒太子圉卽位是  
爲懷公大畏重耳及出亡在外者故下令國中曰  
諸從重耳在外者與立限期若過期不返者盡滅  
其家毛偃時從重耳在秦繆公勸復國以告舅犯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懷公知毛偃  
在秦於是執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  
之忠古之制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若又召之是

教之貳也淫刑以逞誰則無過臣聞命矣遂伏劔  
死卜偃曰民不見德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是時  
繆公以兵送重耳復國毛偃先歸與國人順命爲  
內應以納重耳重耳旣立是爲文公懷公出奔齊  
梁使人殺之狐突二子從亡十九年備嘗險阻佐  
文公居武宮不失舊物定王室宣信諸侯而霸天  
下是誰之力與是毛偃之力實突之力也誰謂子  
之忠不由父之教乎觀父之對父教子忠有禪於  
人臣觀子之言仁親爲寶有禪於人子父子之言

忠孝有關於人國也大矣殺身於當時靈感於後  
世千百年來提學公議立鄉賢祠予首舉神之父  
子三人表而出之英靈之氣猶足以感動乎人孔  
子曰殺身以成仁孟子曰舍生而取義原其心定  
其事神其有之天順中慈君蘇公鐸於民有惠政  
之實於廟有重修之記洪武中玄真觀有一老道  
李翁云有碑無亭以覆之苔痕風雨浸之金石亦  
壞矣東西作亭欲置碑於下老而不果嘉靖中秋  
吉旦衆功德糾首輩各發虔誠輸資不期月功不

告勞繼而完之余聞昔人有釋碑與神兩字之名  
義也蓋碑者悲也悲於衆人之心也神者伸也伸  
於萬物之上也當時伏劔而死誰不哀之是悲於  
衆人之心也及夫感通而神誰不信之是伸於萬  
物之上也悲衆人之心於一時伸萬物之上於萬  
世立鄉賢於孔廟之傍二祀永保無疆顧不偉哉  
今觀廟之有記或浮於文過於質不考神之來歷  
或以食邑或以藏葬或以卜吉紛然雜出畧無定  
見余惧後世訛舛故於此詳焉刻之石覆之亭垂  
之無窮與後之有識者共之

重修好坊廟記

韓祐

禮曰凡有功於民者則祀之未聞無功而祀也去  
縣東南十里許地名辛北舊有好坊神廟遇蝗蝻  
有禱卽止卽古八蜡神廟是已在夏曰濟祀在商  
曰嘉平在周曰大蜡考之禮天子大蜡八伊耆氏  
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萬物而索饗之  
也八蜡之名一曰先農卽上古神農之號也二曰  
先嗇卽上古后稷之官也三曰司嗇卽古田畯有  
功於民也四曰郵表畷卽古之造爲郵舍田畷居

之以督耕者也五曰猫虎迎猫爲其食田鼠也迎  
虎爲其食田豕也鼠之與豕皆足以爲田之害也  
猫之與虎皆足以食而除之也六曰坊坊隄也以  
其畜水亦足以障水也七曰水庸庸溝也以其受  
水亦足以洩水也八曰昆蟲即蝗蝗之類皆以食  
稼者祝而除之母作而起也東坡有遺蝗入地應  
千尺之句其卽所謂昆蟲母作之謂乎八蜡以記  
四方記其歲之豐凶也四方不順成八蜡不通此  
以蜡而記其凶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此以蜡而

記其豐也此天子之大蜡其在郡邑八蜡之中有  
二焉曰食田鼠食田豕卽諺語云蝗蟲食田是也  
曰迎猫曰迎虎卽諺語云蚘蚘是也既有是災必  
祭是神以制之此天地大造之仁也且蝗之生也  
果何自哉是故蝗蝻爲害食苗災顛腹下有梵字  
魚子在水所化考之於古蝗由吏貪殘所招身黑  
頭赤曰武宮蝗頭黑身赤曰文官蝗馬援爲太守  
蝗化魚蝦魯恭爲邑令蝗不入境王况爲陳畱守  
蝗高飛去唐太宗吞之但當食朕勿害百姓是歲

果不爲害梁宗室修爲秦州刺史遇蝗深自咎責  
忽有烏千群食蝗遂盡宋祥符間飛蝗過京師執  
政有得死蝗進賀者王旦曰彌災幸也何賀焉忽  
有飛蝗蔽天帝曰使百官方賀而蝗若是豈不爲  
天下笑是爲忠君矣蘇東坡有遺蝗入地應千尺  
之句是爲愛民矣卽是而觀唐太宗吞蝗之恨係  
乎人也蘇東坡有遺蝗之句係乎天也係乎人者  
可必係乎天者難爲弭災之術雖有在天在人之  
殊而避蝗之計總在一誠而已祭神不誠則蝗愈

甚大哉誠乎其爲祭神去蝗福民之本乎後之令  
吾邑福吾民者在乎一誠何如時正德五年秋七  
月有太原府張別駕自祁邑來遇雨而宿見其廟  
貌傾頽神像毀壞問此爲何神有對者曰蚺蚘廟  
曰是漢之張子房歟誤應之曰是也曰廟貌傾頽  
有如是乎次日行文委縣承胡君鍾督工而修高  
其臺基新其廟貌識者謂曰別駕之宿其神力使  
然乎不然廟之修不修未可知也土人省祭官楊  
寓將有民社之寄素有感于神之靈同儒官郭憲

言三  
輩恐其久而湮沒遂徵文請書于石以記其歲月  
云

重修先師廟并儒學廨記

布政 胡體乾 邑人

道在天地間未嘗無所寄也聖人未生道在天地  
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者道之寄而天地者道  
之所從出也然聖人不常有而斯道何所尸耶聖  
人有見於道之不可息而知此身爲天地之所屬  
也厚於是乎明是道於一身且以推之天下傳之  
後世而天下後世之人得以自立於天地間而無  
媿者皆聖人道教之及也羲農黃帝之聖作於先  
堯舜禹湯文武繼於後治化之盛可謂至矣然非



孔子之聖出而表章之則道自群聖而行亦自群聖而止矣孔子當春秋之世不得行道於當時乃能傳道於後世其道何道也是卽群聖人之道也故夫君臣父子之倫道之實也詩書禮樂之蘊道之文也大而穹壤小而食息莫非此道之充周也以之而立人極以之而開萬世之太平是則所謂教也而教之行莫要於學校學校者雖所以養士而以之風天下者實在於斯則學校又教之所係而道之存也學校之設其來尙矣三代因之歷漢

唐宋而無或廢者我明興則又盛焉今觀其制居之以精舍其儲之也有其地聯之以師儒其約之也有其要槩之以行業其程之也有其度至於餼廩庖饌無不備至然猶恐其莫知所趨也每處建孔子之廟於學之中春秋祭祀朝夕瞻依使之知所以尊崇亦知所以自重而自勵不徒嚅咀乎道之文必欲涵泳乎道之實體之身心推之家國修己以安人化民而成俗以求無忝於所生庶幾不負於教育其法之善可謂度越前代遠矣我聖天

子崇儒重道勵精圖治孜孜欲推道化於天下也  
甚急天下之士望風承美莫不奮勵濯磨思以仰  
荅德意於萬一又孰肯漫漶恣阻惰然其爲自棄  
之人哉吾交城爲太原屬邑廟學之制草創于勝  
國時至我朝洪武宜德間增修克拓規制始備迄  
今逾百餘年弗獲再葺敝也甚矣嘉靖戊申監院  
豐潤谷公按邑諸生蘇鐸等以重修事請旣可之  
然以歲歉未果越明年春監院莆陽黃公繼至諸  
生再申前請遂下其議于邑邑令安陽鄭侯鎬毅  
然任之乃計度其費檢動公帑之數以復仍并請  
于撫臺濮陽蘇公俱報曰可而守巡道大興劉公  
南陽朱公贊成實多鄭侯任事惟謹躬自經畧鳩  
工積材募夫集役數所之工一時僉舉分布耆民  
時加董率凡在工之人相觀而奮爭自効力鄭侯  
復日再往視嚴以督之而木石之需瓦埴之類有  
所未瞻者悉心料理寅僚協力上下惟趨甫三月  
而工告成廟之制則曰殿曰廡與夫重門學之制  
曰堂曰齋與夫倉庫皆大加修葺因舊爲新其舊

之存僅十之一二而易之新者乃十之八九至於泮池一區學舍二十楹則其所創造者四圍墻垣增高倍昔前後所堵疊砌堅整塗之以丹雘加之以繪飾巍然煥然視昔改觀迥矣經始于是年二月之初旬畢工於五月之中泮初鄭侯欲舉是工僉以爲是役也非再閱歲未可就緒旣而速成無不異之其處置得宜有如此學諭雍子輩偕諸士以記屬于余余嘉鄭侯立政之嚴興學之美可謂知所先務非有志於學道者不能也遂爲之記云

移建真武廟記

知州楊一奇邑人

吾交舊有真武廟顧建於東關之通衢人煙錯雜不勝囂塵廟止一間卑而且狹不勝湫隘囂塵湫隘以之宅人且猶不可矧棲神乎鄉人石子釗闔志倫趙進輩移建於東關之東陲當寬間之野臨岑寂之濱易囂塵也下築以數仞之高臺上植以四楹之峻宇易湫隘也且傍以出屢繚以周垣鐘有亭僧有舍過有門升有階四方來者遙望之如覩玉山銀闕於雲濤杳藹之間可謂一方之偉觀

矣經始於正德十五年及告厥成功未有記至嘉  
靖三十一年十月石學趙時登等屬余爲記余於  
是廟旣喜其喬遷復喜其大作是故可記也記之  
抑余於此復有說焉鄉人固能崇奉真武之神矣  
顧未能推究真武之自也古浙曹以寧云真武卽  
立武也立武廼北方七宿之象曲禮所謂后立武  
是也宋有天下改立爲真嗣是而后遂稱真武有  
是宿則有是神祠而奉之以至是祭彼道家者流  
作混沌赤文號爲立帝上三皇時下降爲太始真  
人中三皇時下降爲太初真人下三皇時下降爲  
太素真人至黃帝時歲建甲午三月三日復降於  
中樂國生而神靈得無極上道上帝賜以金甲圓  
袍披髮跣足部領六丁六甲與天魔王戰于洞庭  
之野以坎離二炁化爲一龜一蛇立帝以神威躡  
之凱旋清都面朝金闕云嗚呼其說不經一至于  
此祭酒宋公訥學士朱濂嘗辨其非亦如北斗之  
前有星曰文昌史調理文司祿祠而奉之是矣俗  
論相傳乃孝友張仲爲之其說不經徃徃而是今

卽此告成之廟觀其中亦塑以真武神象披髮跣  
足金甲圓袍躡一龜一蛇却領六丁六甲俗論相  
傳久則難辨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吾何獨訾吾鄉  
人噫不寃真武之原徒信赤文之誕故吾得有所  
據以告鄉人然亦不特爲吾鄉告也又從而爲之  
歌以爲丁寧之意云 舊廟真武嘗路之衝人煙  
錯雜不勝囂塵規模卑狹昔曾入拜俛而視之不  
勝湫隘 湫隘囂塵不可宅人人不可宅矧可棲  
神 惟我鄉人用是移建關陞閔寂囂塵可遠

層臺獨起殿宇恢宏一變湫隘高大光明 遙望  
有如玉山銀闕大作告成可記碑碣抑余於此復  
有說焉北方元武七宿高元 七宿高元在天爲  
象在地爲神此理不妄 宋有天下改元爲真遂  
稱真武赤文妄陳上古三皇烏有中下屢降爲人  
此固可訝 披髮跣足丁甲龜蛇 魔王之戰此  
亦浮誇 祭酒學士二公嘗辨匪余小子敢生非  
聞 惟神之自用告吾鄉遐邇一體以曉多方

重修沙河石橋記

知縣 解學禮 邑人

沙河薄城趾北接磁壑坡底卦山諸河實無源也  
夏五六月雷雨作則衆水迸流激而爲驚濤之狀  
從古爲然出東門卽有橋世代相沿或木或石無  
所于稽弘治八年齊人楊僧來遊於此大修三空  
石橋宏壯巨麗計可百年而無患也正德六年夏  
六月大雨起漲倏爲衝沒嘉靖十五年善人姚氏  
者出採石鳩工頗復舊規嘉靖十七年秋七月又  
爲大水衝沒至今居民以木構於其上而聽命於

河伯者十四年吁亦危矣往歲夏四月胡媪妙果  
雷媪妙善李媪妙善以予議已創修洪安石橋成  
睠此通衢而木且將壞又協議於義者陳璠侯進  
福暨游堯郭廷章武計閻密石汝嶠武振侯進謨  
約麻懷義等十數人而共成之皆欣然樂施乃得  
其須若干又頗善人聞金奔走於尙義之家又得  
其施若干侯僉以璠識也經厥事謨勤也核厥工  
堯公也掌厥納福明也計厥支咸矢志秉虔罔敢  
荒怠甫七月而事竣焉長三丈五尺廣二丈五尺

翼以扶欄高亦稱之嗚呼橋至是可以中興也起  
於嘉靖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訖于三十一年四  
月十五日僉以橋壞久而成速非有神相之不能  
乃大張樂會以彰厥虔邑侯石溪劉公以政興偕  
僚屬具牲醴而祝焉至久乃進諸璠等曰此義舉  
也不可無刻于是璠等稽首承命乃乞文于予是  
求貞珉予曰凡物之廢興者數也凡人之感通者  
心也橋廢於十五年之前而興於十五年之後可  
以觀數矣事舉於數人之寡而應以百千人之衆

可以觀心矣使諸君者詐善以沽名植私以利已  
則人將眈眈嗷嗷而事不集矣如數何是又知橋  
之興者數也而所以興者人也心也予自退歸洪  
安若逃空谷十又一年于此矣諸君素履雖所未  
詳然觀於其橋而其心可見矣經謂苦海無邊回  
頭是岸若諸君者其亦駕慈航而登於岸也乎雖  
然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蓋言正也又曰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蓋言久也正且久雖以聖人之心  
亦不外是矣而况於人乎載觀諸君之心亦皆賢  
矣自是而修橋者亦修其心以正則內外合一以  
久則始終無間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豈特終  
身錫福利之休俾爾後既昌且大將與此橋金美  
於無疆矣故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嗚呼此吾  
儒福田之說也諸君敦善而洗心不知以爲何如  
璠等拜首曰修橋而得修心之說願以自誌遂誌  
之因以勵夫後人若夫協力而共成者尙多不能  
詳也金載諸碑陰云



决自吳而

重修壇壝記

縣丞 康兆民 邑人

壇祀社稷而不屋禮也其來舊矣洪維我高皇帝  
正大統之二年勅儒臣酌中典禮昭示天下郡邑  
卽如社稷風雲雷雨山川之神各建壇於南北致  
祀於戊巳而春秋匪懈凡以爲民也且憫念民之  
死無所歸者令爲義塚以掩骼祀無所主者令爲  
厲壇以昭享觀夏日憂旱素衣徒步出諸山川壇  
以祈之而大雨霑足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之而  
后去見于國史者可考也於戲我聖祖體天地之

仁而仁斯民也靡不至矣交城之壇建社稷於城北不百武許而邑厲則迤於其東建風雲雷雨山川於城南坐郭之西而義塚則接於其右卽今名漏澤園者是已草創如制實洪武之八年也弘治初有潘丞諱鳳者重加營繕碑勒有徵迄今幾八十年矣風雨侵尋日就於敝門塘頽地浸浸爲瓦礫之場爲芻牧之地居人過客瞻望咨嗟先是官斯土者往往憚於修葺每春秋舉祀事輒以布帛支撐於柯石之上然後俎豆遶筮有所陳設而祀官得以周旋於其間頃歲丁侯初蒞邑軫念困窮百凡作用端尙儉朴悉從節省遽欲修此懼財之傷民之勞也閱三年而政成廢者興之敝者新之爲當道所優異者屢矣今歲秋仲戊巳承祀南北陟降臺堦時防顛躓憮然嘆曰壇墠之廢咸至於此鬼神將何依焉吾不忍坐視其廢也卽於九月二日聚財募工甃石畚土數壇之後一時僉典分布耆民時加董率築垣於四圍凡若干堵豎坊以一門若干楹且爲壇於中爲階於下爲扁於外以

侯來者至次月某日功告成行彼周行者無復咨  
嗟之嘆矣落成之日諸士子旬余併識于一石恐  
後之功不傳諸永也余叨從庠末亦樂觀厥成者  
不可以謏陋辭乃以是役也議不煩於上力不勞  
於民財不廢於官墻朽而不加雕木斲而不過飾  
故數役僉興而成之如是其速也夫我侯以寬裕  
之性豈弟之德行牧愛之政於交民罔弗仁矣于  
茲壇墀乃程其令而修葺之如此則執奠率而格  
鬼神其誠敬又何如也行將神罔怨恫時若雨暘  
人無疫厲矣民之仁於侯也豈淺哉若侯者可謂  
體聖祖仁民之心翊聖天子中興之盛者也以之  
達於郡省行於朝宁而仁可覆天下矣茲又士民  
惓惓之意也侯諱登字懋先東川其號也陝西鳳  
翔人已酉鄉進士協恭以緝其謀者二尹涇陽劉  
君思判簿卽墨孫君鳳經營省事以就其緒者蓮  
幕滄州郭君堅也法得備書餘具碑陰

遊三山記

吳邵金陵人

三山記者記三山之形勢遊覽之歲月也戊辰秋  
抄余自金陵浮江漢黃河倚劍大行之西寄跡古  
交之署幾半載矣稔聞三山勝槩甲於三晉背郭  
北峙首尾相啣地增保障天限長城野分晉冀星  
麗井參東望并州南襟汾水西帶卜山一耿千里  
此三山相倚之形勢也磬谷曲徑幽壑懸巖車難  
方軌馬難聯驂此三山逶迤形勢也及其亂峰插  
漢峭壁飛煙遙窺羣岫突出三天穹窿玄莫此山

之領也龍宮縹緲月闕嗟哦樓臺吐蜃鐘磬立蘿  
紆綿幽邃此山阿也栢窟蟠虬松門臥鹿瑤草蒙  
茸竒花競馥蹊轉峰迴此山曲也仰視千尋俯臨  
萬仞長嘯風生山鳴谷應縈繞歎連此山之徑也  
草木芳菲川原斷續路遶羊腸石擎鰲足虎踞龍  
盤此山之麓也予不覺喜生見獵思欲一眺願莫  
之遂也越明年春與諸君子歷三山而周覽焉於  
是披荆蒺藜隨鹿豕攀草攀梯履危躡險登卦山之  
絕頂焉三十三天卽太極峰也峰下一里二山相

望兩儀峰中有石佛堂卽康子讀書處也遙睇其  
一脉中存四山呈象昭分八卦而萬化森羅山半  
有昆盧閣閣前有龍池水清冽可濯纓也閣右有  
錦屏山山岡矗聳可振衣也東南池名曰漿水其  
色如漿懸落半崖世傳與天河通也西北有山名  
曰少陽其石如銀突冲太宇世傳與北斗齊也是  
以當代名流如都憲舜澤程大參古川陳正郎文  
岡暨邑彥胡方伯爰峯韓掌科半癡李少卿西屏  
解太守月川劉同府北磐楊郡牧蒞谷王明府其

峯王通府景山諸公登咏之詩文記序星布雲聯  
燦然碑碣讀未竟而芳情迅發逸興遄飛飄飄然  
有霞外之思出塵之想矣遂命犢車經鬼窟度喬  
林涉長栢不三里許爲自在之故原又三里許卽  
自在王之遺址也予觀兩山壁立若扶若植亂峰  
環擁如揖如拱衆賓之能從者舍車徒行携太乙  
杖躋王山之巔焉南上一里許有舍利塔危乎高  
哉重關險固七級崢嶸凌霜摩雪薄漢撐雲人跡  
罕到王之避兵處也其行六里許有七佛岩邃乎

幽哉霰積陰崖日生暘谷翠鳥珍禽竒花異木白  
雲遺跡王之辟穀處也正爾挹露探竒披雲覽勝  
縱大白凝眸於蘇門之浦興旣而鳴騶出谷飛旆  
西指主人辭王山而隸卒道之也車馬駢闐人語  
歡呼主人至花縣而賓客皆醉也于是添燈夜集  
呼酒更酌酪然東方旣白主人乘輿復有石壁之  
遊焉石壁距城廿餘里許望中有浮屠突兀卽石  
壁之谷口也沿溪七八里行適有橫流潺潺浚浚  
卽石壁之源頭也若夫怪石崔嵬懸厓峻嶮削干

仍題名之壁飛數泓濯足之泉壑上有宋公接之  
橋橋北卽萬松老人迎駕之地也其地曲曲鈎連  
灣灣鑱抱上視鳶巢下臨鳥道萬山相揖一塵不  
到若絕此徑雖樵牧亦不得易于攀援也由東上  
秋容勝境卽石壁古梵宇也飛薨連棟而照耀古  
今觀公輸子之巧製也鳳翥龍蟠而膾炙人口讀  
高氏之靈碑也樹呈祥於甘露洞獻瑞於白牛不  
一里許有君王駢蹕之峰又三里許爲鳩鵲之所  
上有龍塘誌名龍山者以此卽其發源之處始出

一流終分數派逝者如斯不舍晝夜取之無窮用  
之不竭觀夫金章宗之詩魏孝文之碣輔昌黎之  
文李翰林之筆所見勝若所聞斯可驗矣維天朗  
氣清花艷鳥鳴邀山間之明月招峯頂之白雲摘  
鳳藻開瑤襟觥籌交錯賓主忘形樂茲遊之盛事  
恐後會之難再也屬予爲文以記之嗟夫人生行  
樂四海聚萍時序易邁千載廻輪漱石放歌枕流  
滌觥醒而至醉醉而欲醒遊賞未罄感慨倏增啼  
夕猿於高嶺吸霜鶴於危岑頃焉寺鐘送客野鳥

狎人峯頭洞口牧唱樵斤夕陽在地棲鳥在林宇  
宙放教物我忘情於戲心與景融景隨心樂蓬萊  
三山巖峯相若不知三山之爲海上蓬萊也蓬萊  
之爲茲地三山也是遊也主之者誰邑侯韓公對  
溪簿宰孫公松泉也同遊者誰李公次郊趙公清  
溪薛公東泉邑博也偕之者誰康君萬峯王君舜  
立李君北麓楊君龍岡陳君斗塘申君近溪皆邑  
縉紳也記之者誰金陵吳季子邵也

### 新修河渠記

知縣曹命新 邑人

歲舍闔茂之暢月張侯自襄國來尹我交邑過晉  
陽航汾水臨波而嘆曰美哉洋洋乎何其源而甚  
遠流而甚長也用以灌田可萬頃計其於我交邑  
有裨益否已而下車覓民所利病裔之更老更老  
日交以西有文峪河西郊一帶頗有灌漑之益交  
以東有汾河周君曾鑿一渠後浸爲豪右所專擅  
勞之家百利之家一竟以壅淤致廢繇旱魃數虐  
饑饉薦臻朝不保夕父子西東侯曰我觀汾水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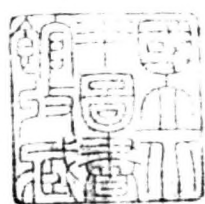
可引渠鑿新䟽舊難易何如更老曰彼汾沮洳此  
邦之東兼而舉之兩者俱功躬先督責惟君有終  
始如西門豹引漳於河內鄭國鑿涇於瓠口趙抃  
折屋於閩崇張湯獲名於龍首是皆䟽渠利民垂  
之永久侯曰信如更老言吾豈愛一勞哉於是親  
步東郊歷而循之汾之滸度原隰險易相水勢順  
逆靡不灼而覽焉迺顧更老曰事可舉矣未幾而  
有審編之委任弗果未幾而有發倉之賑貸又弗  
果未幾而有中使之開採又弗果越明年始以其

事請之二千石黃公黃公曰民有子弟我宜誨之  
民有田土我宜治之今之水利爲田土設也君速  
行之而已請之司憲李公李公曰刑以防民不可  
廢也德以惠民不可緩也吾豈慎刑名而未德惠  
哉興水利以利民吾所願也請之主藩吳公吳公  
曰勿羨其崇召公有詩矧茲前渠亦可遺思吾何  
靳於此舉乎請之直指使者趙公趙公曰闢土治  
田天王懋賞吾代天巡宜惠田壤勿以半途而隳  
利議請之御史大夫魏公魏公曰撫青蒼生實惟

我職建設長利民乃見德凡地方有便於民者率  
可舉也况渠水以利我百姓者乎僉謀旣協工役  
斯舉乃仵縣丞楊希孔主簿翟照尉葉大經更董  
其事而以白連岳子余楊挺徐凌雲岳宗泰分任  
而賁成焉經始於萬曆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甫  
二月而三渠底績亦神且速矣向非我侯之德政  
安能若此哉迺侯之德政不止此也余自開渠而  
顛推之如別其爲善人而激勵獎進之別其爲不  
善人而抑遏禁止之河之分清濁也不啻吏惕其

威而玩法者愚民懷其德而爭訟者消河之清淵  
源也不啻一物不取若沾污垢一民失所若納溝  
中河之清而能潤也不啻至於臨利害別是非可  
乎不可乎不可因勢順流千支萬派而不失其  
故道也不啻是皆侯之所有而亦不足以盡侯有  
侯其無愧於民父母哉侯諱嘉謨字伯啓斗陽其  
別號也漢川城固人因併及之敬爲記

圖書



卷四